

重读

一生或许只是几页，不断在修改和誊抄着的诗稿，从青丝到白发，有人还在灯下。

——题记

突然想去小学母校看看，现在的教学楼都已翻新，连操场上的篮球架都安了新的，我的小学，早已改了名字，换了面貌，而我正似烂柯人。

没变的，好像只有老郑的传达室了。

我走进学校里头，正好迎面碰到老郑，他从操场上捡了两个瓶子，我稍微点了点头，笑了一下，老郑也点头笑一下，眼角挤满了褶皱，然后便继续向前走着，左腿上挽着的裤腿几乎要掉下来了。我匆匆转了转，出门时，我在老郑的传达室里买了一瓶矿泉水，无需对白，那一枚硬币就已经落在老郑土黑色的掌心了。老郑按了电钮，铁门慢慢合上，恍惚间回到了很久之前。

我进小学前，那座传达室就已立在那儿了。老郑的工作无非就是到点开门关门，平日里的装束就只有那一件水泥色的制服，不细看也看不出制服已被洗得发白。工作清闲，老郑就常常在学校的篮球场转悠，收获不过就是男孩们留下的几个矿泉水瓶，卖掉它们获得几毛钱的收入。尽管我懂积少成多的道理，可我总是觉得老郑成天在学校转悠就为了那几个瓶子，实在有些不值。

后来我发现，老郑的瓶子不只是拿去卖了。有几次放学的时候，老郑将门开了后，便搬了板凳在门口，自己坐在板凳上，戴着老花镜，手上拿剪刀将塑料瓶剪成一段又细又长的弯长条，像一根透明的长面。门前的学生只顾嬉笑着过去，没人管老郑在做什么，老郑也只顾做自己手头的活，不管他们。

因此我偶尔知道了老郑原来还有做手工的手艺。老郑用那些“长面”编了一个又一个篮子，竹条间穿插着几根透明色或是雪碧瓶绿色的细条，朴素得有些好看。我不知道老郑做了多少这样的篮子，也不知道那些篮子都被用去做什么了。超市里像这样的篮子又多又便宜，有没有人来他这买都令人怀疑，想必他也不至于拿去卖掉。没有人关心这些篮子的去向，我只是总能看见老郑一个人坐在学校大门边自顾自地剪瓶子。

但日子也就这样一天天过着，偶尔开大会的时候，我们听校长讲那些往届毕业生的励志故事或者是从网上摘

下来的极其老掉牙的鸡汤警句，最后“哗”地一鼓掌，足以应付好几周乏味的平淡生活。

我想也许老郑是没什么好忙的，于是每逢开会，老郑常常踱到操场边站在拐角处听着。我听着动员词觉得无甚意思。因此我有时东张西望，能看到老郑极为认真地听着校长发表讲话，水泥色的制服有些发皱，一只裤腿挽在小腿上，一只没有。我以为老郑对这些鸡汤故事听得比我还多了，但老郑似乎就是觉得那些很值得听，偶尔还腾出背在背后的手来，在脸上搓了一阵后，捏起两眼间的皮，像是拭去了什么。

我见到老郑总要和他打个招呼。我那时大抵觉得老郑不甚奇怪，不敢和他搭话，却又有些怕他。只是点点头，笑一下便低下头不敢看他。

终于，铁门合上。我却于此时恍然。原来我从没有读懂过老郑。没读懂过他的朴素，他的坚持，他的热爱，他的遗憾，他的重负，他的释然……活着，是要活到光华褪去迎接万箭攒头，犹能搬一板凳静编篮子，犹能长叹彼时遗憾，回首对苍天一笑的境地。

他是我的长辈，他是一位长者，他是我们都应敬佩的人。无人理解，无人陪伴，他亦走过他的春夏秋冬，他的苦乐喜悲。也许他从不翼以尘雾之微补益山海，以荧烛末光增辉日月，他只是用一砖一瓦砌成他的日子，用一梁一柱构成他的生活。在衰落遗失的边缘坚守，在快捷功利的繁荣里坚持。守着一份热爱，守着一份遗憾。

后来我的事情逐渐多了起来，于是彻底没有再回去看过了，那所学校里的事情也早就与我毫不相干了。可我不知道我为何要写老郑，老郑的生平我一无所知，甚至于他的全名是什么，我都是不知道的。然而我最终总算将老郑七零八落地写了出来。或许世上无人能写出一个老郑，老郑的存在与经历，破碎得如同这篇文章一样。

只是好像重读了一本落满尘埃的书，厚重的感觉，好像明白了什么。

我知道，今年是老郑守门的第二十年了。

（省镇江一中高二13班 徐安雅）

把孤单岁月分享



离开上海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西北到底是什么样子。

是否如同所有的电影和文学里面表现出的悲壮豪迈带着猎猎风声，是否如同所有的图片里面表现出来的苍凉华彩染了厚厚的尘埃。有沙漠为它打上壮阔的标签，有敦煌为它盖上华丽的印章，有月牙泉为它镶上闪光的金边。

在飞机飞向宁夏银川的时候，我像是站在空旷的万人体育场中央，那些曾经出现过的诗句小说歌曲电影，全部一幅一幅一帧一帧地从头顶渐次飞过，缓慢地不发出一点声响，却微微地俯下了头。

可是西北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那些反复出现在公路两边的苍茫的戈壁滩，那些笔直公路上行驶的破旧的货车，那些行驶两个小时看不见一个路人的午后的慵懒时辰，那些路旁目光呆滞神情暗淡的羊群，那些大片枯死在烈日下的苍白的棉花田，那些成群结队朝着西风方向倒伏的庄稼风干在土地里，那些披着破旧坎肩行走在暮色里的表情隐忍的少年。

种种事物皆顶着了一张不动声色的侧脸经过我们的身边，我们有时注意，有时忽略。于是他们就缓慢地经过了我们的身旁，经过了我们的百年生命的其中几秒。他们就成为我们生命里的过客。那么他们又是什么呢？

他们是西北吗？

西夏王陵。听上去多么繁盛华丽的字眼。历史像胶片一样重叠着覆盖在这些字眼上面像是镀上了最华丽的金箔。可是谁会相信只是一片荒芜之上的几个突兀的黄土堆？那些曾经驰骋的身躯肉骨就真实地沉睡在这些黄土之下。那些曾经鲜活的面容依然出现在无数人的记忆里或者想象里。只是曾经繁华的西夏王宫已经不复存在，曾经的盛世也不复存在。只剩下黄土。悲哀地悼念了过去的千年，并且引导着未来无数的人走回过去的岁月。无所谓那些逝去的日子是否蒙上了厚厚的尘。

他们说沉默的黄土下安睡着无数的亡灵。有时候我宁愿相信那些亡灵是透明的是抽象的是无法捕捉的没有质量的存在，他们存在于高远的天空之上。而此时，却有石碑有经文在烈日下昭然地印证，黄土下是几千年前的

亡灵。骸骨化为磐石，身体发肤溃烂在一年少有的几次雨水里。

曾经的帝王和普通的百姓一样，谁都没能逃过死亡的巨大手掌。人类的力量有时不免显得单薄可笑。可是还有那么多的人因为对凡世的贪婪而在红尘里彼此厮杀。血光冲天。那是几千年前就不断在天空下重复的一场又一场愚昧的盛大演出。

穿着最新的Nike气垫鞋踩在几千年前的城墙上，你说应该心平气和地看做是时代的变迁洪流的进步还是应该或多或少的悲哀呢？

应该是一个全国赫赫有名的地方，长城的最西面，曾经战果显赫的要塞，而如今，即使在国庆黄金周里，也只有两三游人，而且都是面容疲倦，那么平时，这个城池就真的是在人们的纪念之外了。几十年几百年孤独地站立在沙漠的边缘，背靠着国度边缘毫不繁华的城镇，面向一望无际的毫无生命的沙漠，风沙和落日每天都留下痕迹，于是它的身上就有了千年的沧桑，沿着荒芜的墙和龟裂的地面一层一层地滑向地心的最深处。也许几千年后整座城池沉入地底，再也无人找到痕迹，在没有人知道曾经有无数勇士在这片黄沙上洒过滚烫的血。

沿着台阶一直向上，台阶旁边是平铺的石板路，是用来给马跑的，古代送战报的使者就是骑着马冲上城墙。

只是站在曾经几千年前的城楼上向西眺望时，我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我也想像平时一样搞笑，我也想像逛所有的景区一样比画着“Yeah”的手势，我也想像着戴着耳机双手插袋四处乱逛。可是我没有，我丧失了那些平日里随手拈来的活力。我站在城墙上一瞬间有点想哭。

我望着最西边的那个城门，在很多年前，当人们从这个城门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出国了，就是去了传说中路途遥远沿路危险的西域，去了风沙满天但充满神秘

的西域。而如今的城门口，有的只是身上披红戴绿的用来经营的骆驼，那些骆驼皮毛没有光泽，一块一块地脱落，它们的眼睛都是没有神采充满困倦的，然后它们齐齐眺望着西边的方向，那里有着曾经荒芜一片的沙漠，也有着曾经盛世繁华的丝绸传说。而如今，只有流沙装点一路。

我突然觉得应该把相机带来的。其实我想，即便是带来了，这种悲怆辽阔的感觉是永远拍不下来的。有些地方，只有当你去了，到了那里，双脚真实地踏在那片土地上，你才会感觉到一些隐秘的对话，那些暗示，那些季节变迁的秘语，你才能逐渐地听懂。

后来就起风了，闭上眼睛我恍惚地觉得像是站在几千年前的城墙上，对面一片秋风肃杀金戈铁马。无数的人在我的耳边呐喊，寒铁衣黑色，指关节黑色，眼眶红色。一个英雄倒下，无数个英雄倒下。无数个不眠的夜晚，身披铠甲的将士，遥望东方的国度。那些敲击击盏吟唱战歌的日子，那些燃起篝火烈酒溅尘的日子。然后历史就这样书写了一份又一份卷轴，然后全部遗忘在时间的旷野里。

“披坚执锐兮，独守山冈；田园荒芜兮，谁与之守；邻家酒热兮，谁与之尝；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意念兮，泪断肚肠；妻子思念兮，独守空房；年年草青兮，盼君归故乡。”多年前背诵的歌谣从天空飞过，投下斑驳的影，覆盖了整个边陲的城池。

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地纪念。而我只知道，在我们转身离开之后，在国庆黄金周结束之后，这个边陲的城市将不再有人经过，直到下一个旅游旺季的到来。

几千年的历史被抛在脑后，城墙依然斑驳依旧掉落灰尘。

我们挥手种植下的纪念，在我们转身的一瞬间，全部枯死在黄沙里。

（省镇中高一11班 单明哲）

点评

小人物，小故事，却能反映广阔的人生和深刻的人性。由小见大，折射社会。语言平实而又生动，娓娓道来又饱含深情。

（省镇江一中老师 田静）

点评

西夏王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小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描绘了眼中的西夏王陵之景，没有繁华的市井，没有热闹的人群，有的只是历经岁月的沧桑和满怀的悲怆凄凉，是喜还是忧？也许更多的是叹息！全文饱含了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忧虑之情，有深深的民族情怀，实属难得。

（省镇中老师 解芳）